

评法国经济增长趋缓的原因

闫沐新

Résumé : le ralentissement de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française depuis ces trente dernières années est dû à l'insuffisance de la demande, des investissements, des progrès technologiques, ainsi qu'à la rigidité des interventions de l'État. La relance économique à long terme exige une réduction de l'interventionisme de l'État et une amélioration de l'efficacité du marché, un choix politique.

关键词： 法国经济 增长理论 国家干预 市场效率

从 1860 年到 1950 年的九十年里,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PIB 或 GDP,以下简称 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1%;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1950 年到 1973 年间,法国经济获得了连续 20 多年的快速增长,其 GDP 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5%,法国人将战后这 30 年俗称为“繁荣 30 年”;但是,自 1974 年以来的最近 30 年里,法国经济的增长明显放慢,增速呈长期波动下滑趋势(见表一)。

在 1997 年世界经济转好,美国经济连续三年强劲增长的带动下,法国经济随之反弹,但其增速下滑的长期趋势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扭转。1997 年至 2000 年,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已经超过了它 1974 年以前的水平,而同期法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却仅达到其“繁荣 30 年”时期的一半多一点,仍处于增速长期下降的通道之中。近两年来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再度使法国经济增长陷入疲软,2002 年一季度法国的 GDP 年增长率仅为 0.4%。那么究竟哪些因素

影响了法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如何恢复快速增长？这是法国政界、经济学界常年辩论不休的问题。也值得我们给予关注。

表一：主要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趋势比较

年平均增长率%	1970 - 1973	1974 - 1979	1980 - 1985	1986 - 1990	1991 - 1996	1997 - 2000
美国	3.2	2.5	2.4	2.9	2.2	3.6
日本	7.9	3.6	3.3	4.6	2.0	-0.6
欧盟	4.6	2.5	1.5	3.3	1.6	2.5
其中：德国	4.3	2.4	1.1	3.4	1.9	2.3
英国	3.8	1.5	1.3	3.3	2.6	2.0
法国	5	2.8	1.5	3.2	1.2	2.7
经合组织(合计)	4.5	2.8	2.2	3.2	2.0	2.6

注：表中列出的是分段年平均值，去除了短期波动影响。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一、增长理论概要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众多而复杂，在理论上众说纷纭。

古典经济学派的增长模型(如：Cobb-Douglas 模型)只包含两个变量：劳动与资本。他们认为只有人口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能使市场突破旧的均衡，建立新的均衡，并自动实现优化的经济增长。然而，1929 年的危机表明，市场并不能保证经济自动运行于充分就业的水平上，市场的均衡有可能建立在生产要素的大量闲置之上。

凯恩斯学派分析了消费、储蓄、投资、货币、利率等宏观经济变量对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影响，通过 IS-LM 模型来说明市场均衡的产量水平是可调节的，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市场的均衡产量水平，从而实现接近充分就业水平的增长。该学派的哈罗德 - 多马(Harrod-Domar)增长模型证明经济增长率与边际储蓄倾向成正比，与单位产量的资本使用量(资本系数)成

反比,主张通过政府扩大公共开支和货币发行量来弥补过低的储蓄率对投资造成的不良影响,从而实现更高的增长。换言之,凯恩斯学派相信可以通过国家干预来促进增长。

新古典学派的索洛(Solow)增长模型则在劳动和资本之外又加入了一个新的外生变量:技术进步。强调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认为资本存量仅与一定的劳动人口数量和技术进步水平相适应。新古典学派重新强调市场对于配置资源的根本性作用,它承认国家干预有助于抑制短期的过度波动,但质疑和否认国家干预对于长期增长有任何积极作用。

1980年代末以来流行的“内生增长理论”(所谓的“AK”模型)更进一步把“对知识和信息的掌握”认定为一个革命性变量,认为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就有可能使资本的边际效益递减法则失效,从而使经济规模和产量可以无限制增长,这个理论引发了各国经济学界关于“知识经济”、“新经济”可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乐观憧憬和热烈讨论,也引发了支持和反对国家干预的新一轮论战。近两年来美国“新经济”泡沫的破裂也导致了广泛的质疑。

但是不管怎么说,综合起来可以认为,人口、技术进步(包括知识、信息和人才)、资本存量、消费需求、储蓄、投资等等作用于总需求和总供给水平的变量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国家为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实行的干预将对上述变量及其市场均衡水平产生影响,所以,国家干预的性质和程度,或者说市场机制的完善和有效运行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二、影响法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导致法国最近30年经济增长趋缓的因素很多。最初的导火索是1973年和1979年全球油价的两次暴涨(累计涨幅达12倍之多),使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法国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过去“繁荣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彻底结束了。同期,法国人口增长趋缓,战

后的“婴儿潮”(Baby boom)也不复存在。但这些还不足以解释近 30 年来法国的经济走势。

外部行情波动的影响多半是中短期的,对法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产生影响的因素更多地是来自法国经济内部。这里我们从法国经济的总需求和总供给这两条线入手,把它们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1)需求不足;(2)投资不足;(3)技术进步缓慢;(4)体制与政策因素。当然这些因素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这样划分只是为了分析和表述的方便。现分述如下。

1、需求不足

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DE)的估算,1990 年代中期欧洲经济的“潜在年平均增长率”为 2.3 % ,而其“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则仅为 1.6 % ,并认为这两者间的巨大差距主要应由需求的持续不足来解释。其中,法国经济也不例外。

所谓“需求不足”主要指消费需求不足。在 1974 年以前的 30 年间,法国的消费年均增长 5% 以上,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法国的消费在 1974 年至 1990 年间仅年均增长了 2.6% ,在 1991 年至 2000 年间仅年均增长了 1.1% ,其中 1993 年仅增长了 0.1% 。消费需求的增长几乎陷于停滞。

影响消费需求的因素主要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而居民就业水平又对可支配收入有着直接的影响。法国自 1976 年以来,失业率节节上升,居高不下(见表二),严重的失业显然阻碍了消费需求的生长。

表二:法、德、英三国失业率概览

年平均失业率(%)	1976	1980	1985	1990	1997	2000
法国	4.4	6.2	10.2	8.9	12.4	9.8
德国	3.7	2.9	7.1	4.8	11.4	10
英国	5.6	6.4	11.2	6.9	6.9	7.3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长期以来,就业增长缓慢就是法国经济的一个特点。战后 30

年繁荣时期,法国和西欧许多国家一样,经历了一个以扩充资本来缩小与当时美国的技术差距的过程,其间资本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劳动就业的增长速度,这表现为劳动生产率(仅按就业人口计算)的大幅提高。一般认为,这个在主要传统工业领域缩小与美国技术差距的过程在1970年代中期已大体上完成。但是在随后的30年中,法国的劳动生产率却继续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劳动就业依然增长缓慢。根据经合组织统计,在1974年至1989年的15年间,法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增2.3%,而美国则仅年增0.4%,这意味着与美国企业相比,法国企业仍然是更多地靠资本替代劳动来实现增长。统计分析表明,同期的法国经济年增长率只有在超过2.3%时才能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而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则只要高于0.5%就会有新的就业机会创造出来。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美国的劳动市场更加灵活有效,美国企业能以较低的工资雇佣大量的低技能工人;而法国企业却做不到这一点。众所周知,企业用工遵循的原则是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出至少等于工资成本,然而由于法国工会力量强大,劳资冲突频繁,实际工资水平特别是法定最低工资水平(SMIC)偏高,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企业缴付比率过高,劳动市场僵化,所以法国企业用工成本偏高。

例如,法国2000年7月1日起的最低净工资为每小时40.02法郎,折合月最低净工资5610法郎,这里不包括雇员个人社保缴付的1491法郎和雇主社保缴付的2829法郎,两项社保缴付合计为4320法郎,即以最低工资雇佣一个工人的总成本达到每月9930法郎,其中社保缴付竟占了43.5%。这个比率在经合组织国家里名列前茅。而在美国,对于同额的毛月工资(即7101法郎),雇主社保缴付额仅为543法郎,用工成本仅为7644法郎,比法国低23%。所以法国企业宁可添置设备,也不增加用工,严重阻碍了就业的增长。

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法国对其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法国的社保费用较多地由雇主承担,实际上是以抬高用工成本和

牺牲企业竞争力为代价；而美国的社保体制更多地采用了商业化、市场化的保险，其费用较多地是由个人承担，从而降低了用工成本。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法国政府管理的庞大社会保障体系由于长期管理不善，入不敷出，连年超支，累积造成了巨额赤字，不仅依赖政府补贴度日，而且形成一笔巨额债务，1996年社保债务达到了2500亿法郎，国家财政已不堪重负，已严重损害了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从1991年起，政府无奈只好采取新增社保税种(CSG和CRDS)，进一步加大企业的税赋和缴付比率来弥补亏空，用于社保的缴付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5年的16%增加到了1996年的22%。而此举又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促使企业减少雇工，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高失业率一方面限制了征缴的总盘子的扩大，另一方面却导致社保给付额的增加，从而进一步造成赤字压力，以至陷入恶性循环。

高失业率已成为法国社会和经济20多年来的一项顽症，它引起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增加，影响了居民的可用收入和未来收入预期，从而严重影响了消费需求的增长。

此外，传统消费品市场饱和，而新兴消费市场的开发缓慢，也是影响法国消费需求增长的因素。这又与技术进步缓慢相关，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2、投资不足

投资的持续增长是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法国的私有部门的投资率(投资额在增加值中的占比)长期偏低，而且呈下降趋势，例如1970年私有部门的投资率为22.1%，而1997年仅为16.2%。同时，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很低，长期停滞不前。1994年以来法国的投资年增长率有所反弹，但弱于多数发达国家，例如在1994年至1998年间，法国的固定资产年平均增长率为2.8%，而欧元区国家同期的平均数为3.8%，美国则高达8%。此外，法国的投资增长还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对发展新兴产业的投资不

足。以信息产业的投资为例,在 1993 年至 1998 年间,法国平均每年递增 8%,而美国则每年递增 45%。再者,与美国相比,法国私企在研发(RD)方面的支出在投资中所占比重小,且增长慢。因此,无论从总量上还是从结构上看,这种累积的投资不足和缺陷是难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

法国投资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市场经济中主要的投资决策人是成千上万的企业主和个人,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实行适当的财政、税收政策以便改善投资环境,政府增加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投资对于推动整体投资持续增长的作用非常有限。

法国政府在 1982 年和 1993 年曾两次实行较大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旨在重振增长。但由于国有企业效益不佳,私企对持续增长的预期有限,这两次财政扩张并没有取得持续性效果,经济在短期增速后,很快由于通胀、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使法郎贬值,重拾紧缩计划,经济又重返缓慢增长的轨道。近年来,由于欧盟对欧元区成员国财政收支平衡的限制性规定(即:财政赤字不得超过 GDP 的 3%,政府所欠债务余额不得超过 GDP 的 60%),法国政府经过巨大努力把财政赤字从 1997 年占 GDP 的 3.3%降到了 2000 年的 1.8%,但 2000 年政府的债务余额仍高达 GDP 的 59.4%,所以法国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已经十分有限,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来鼓励投资的操作空间和作用也很有限。

对企业而言,投资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对未来盈利的预期和信心。而这种预期和信心又是建立在对未来市场需求的预测、对项目本身的盈利性以及融资成本的计算之上,具体地说,多年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影响着法国企业的投资决策:

(1) 市场需求持续疲软,导致造成企业盈利预期低下;

(2) 企业税费负担沉重。企业所得税过去曾长期为 50%,直到 1985 年才降至 33%,而企业的社保缴付费用过大,导致生产成本过高,影响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企业的盈利预期;

(3) 中小企业融资难或融资成本高。它们因经营风险大,难以获得银行信贷,更难以从金融市场融资。

其中,缺乏有力的需求拉动是影响投资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而稳定的投资增长又是推动整个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3、技术进步缓慢

应该说,法国拥有雄厚的科研基础和潜力,20多年来在政府财政政策的支持和主导下,也搞了一些大的工业项目,例如:航空航天(空中客车、阿丽亚娜火箭)、核电、高速火车、军备等,这些项目既是资本项目,也包含了技术进步因素,对带动投资、克服萧条、促进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它们涉及的行业有限,它们基本上仍属于在现有的同一代技术范围内的改良,并不属于可用以大规模替代现有技术的革命性创新,并不足以全面提升法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不足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不足以推动整个法国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

事实上,法国经济在需求和投资不足的背后显然有技术进步不足在起作用。从索洛的增长模型到“内生增长模型”,乃至我们常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都强调了技术进步对中长期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它意味着新的产品、市场、需求、投资、竞争力和超额利润,以及由此而来的信心、预期等连锁反应。1993年以来,美国以信息技术产业化为核心的连续七年的低通胀高增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然而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却在信息技术产业化方面步履蹒跚,远远落在了美国和日本的后面。

法国朝野和学术界对此议论纷纷,忧心忡忡。1998年,受法国教育部、科技部和经济部三位部长联名委托,权威专家昂利·纪尧姆发表了题为《技术研究与创新》的长篇调研报告,对法国的科研成果产业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省和诊断。引起了各界的高度重视。综合各方反应,可以归纳如下:

首先,法国企业的工业研发支出偏少。虽然法国的研发总支出达到了GDP的2.3%,(美国为2.5%,日本为2.7%),但是

其中 1.1% 集中在公共部门, 0.3% 集中在军工部门, 这种结构上的缺陷造成法国企业用于工业研发的支出远低于美国和日本企业, 这在信息、通讯、生物等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尤为严重。

其次, 法国的科研与产业脱节, 科研机构、大学与企业脱节, 缺乏足够的人才流动和创业激励的市场机制, 科研成果产业化方面的法规和契约关系不清晰, 导致成果转化率, 阻碍了技术创新。最为明显的例证是: 1987 年至 1999 年间, 法国科研机构发表的科学论文占世界总量的份额增加了 16%, (即从 4.3% 升到了 5.1%), 但同期法国在欧洲注册专利的比率却反而减少了 17%, (即从 8.5% 降到了 7%)。

再次, 法国风险投资不足, 缺少鼓励风险投资的机制。由于缺少风险资本以及信贷、税收政策的支持, 科技人员创办高新技术企业缺乏足够的启动资金, 致使高新技术企业创办难, 生存难。

上述种种原因导致了严重后果。从衡量买卖专利、许可证和技术诀窍的“技术收支平衡”指标看, 法国的该项指标为 GDP 的 -0.05%, 而美国的为 GDP 的 +0.3%。即法国为技术净进口国, 而美国为技术净出口国。法国企业在许多重要的高新技术领域缺少自主知识产权, 这意味着市场和利润的丧失, 这种情况在信息产业尤为突出。例如, 法国没有象英特尔、微软、IBM 那样的主导信息技术革命、并在全球占有巨大市场份额的大企业, 法国企业完全处于被动跟进的境地。再如, 1999 年的数据显示, 法国每百个家庭拥有的个人计算机数量仅为 19 台, 而德国为 35 台, 美国为 50 台。仅此一例便可令人想见法国信息产业的状况和水平。

在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方面的落后不仅制约了法国过去 10 年的增长, 而且将严重影响未来的增长。所以近年来历届法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政策, 积极推动产、学、研的横向联系, 大力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

4、体制与政策因素

虽然法国是个老牌的市场经济国家, 但同时又是欧美发达国

家中有着很强的中央集权传统和社会平等理念的国家。法国的社会理念往往更习惯于有一个强大而公正的政府来干预经济、来纠正市场的不公正、甚至包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大习惯于类似于英美国家的那种更加自由放任、更加市场化的经济体制。

战后以来,法国实行了大规模的企业国有化,在很长时期里是欧美国家里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最大的国家之一;法国历届政府在近50年中坚持制订和发布了十一个“指导性”的五年计划,这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另外如上所述,法国政府操持着庞大的公共收支,特别是直接管理着庞大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管理着除外交、国防以外的相当大一部分科研、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为此政府不得不实行高额税赋,使得税收和社保缴付两项之和达到了当年GDP的45.7%(1999年数据),这使法国成为经合组织国家中税费最重的国家之一。但是,国家干预是以牺牲市场功能为代价的。国家的大规模干预,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的确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法国实现的一些大的工业项目和军备项目。但是就长期而言,国家的过度干预将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发生扭曲,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浪费,换言之,它使市场丧失功能,使企业丧失活力,使创新失去动力,从而使经济的长期增长缺乏后劲。因此可以认为,如前所述的法国失业问题、需求不足、投资不足、技术进步不足等问题的主要根源盖出于市场功能的发挥不足或发挥不畅。

这样一来就不难理解法国近年来历届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了。例如,1985年以来的大规模国有企业私有化;1992年一方面增加社保缴付(CSG),另一方面降低低工资雇员的企业缴付费用,同时严格控制社保给付以便减少社保债务;1995年朱佩政府的社保改革方案;1996年取消对来自欧盟以外的直接投资的限制性审批;若斯潘政府降低住房装修的增值税和住房转让税;直至目前的拉法兰政府控制最低工资涨幅和实行全面减税的计划等等。这些改革措施都旨在降低国家的干预水平,或纠正干预的偏

差,使公共财政健康化,以便通过恢复市场功能,来刺激经济的增长。

结 论

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与竞争的角度看,法国的产业结构处在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美国、日本在高科技产品市场占有率有优势,而许多新兴发展中国家则以低成本优势积极实行产业升级换代,扩大了传统产品的市场份额,这使得法国企业在高、低技术两个方面均缺乏竞争力,从而对法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改革已刻不容缓。

面对这样的挑战,法国经济要想重新走上长期、健康、快速增长的道路,最根本的战略还在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力量,减少不明智的干预。国家干预应着眼于培育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市场机制和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只有通过对企业减税减负,还企业以效率和活力,才能提高竞争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过多地以牺牲市场效率为代价而片面追求静态的社会福利平衡很可能是本末倒置、事与愿违的,这并不能真正成为实现社会政策目标的明智选择。所以,就法国而言,重振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政策上的选择,也是一项涉及社会价值观的政治选择。

参考文献:

1. Etienne Barel, Christophe Beaux, Emmanuel Kesler, Olivier Sichel : *Economie politique contemporaine*, Armand Colin, Paris, 2000.
2. Jean-Marie Albertini : *Les Rouages de l'économie nationale*, Editions de l'Atelier, Paris, 1996.
3. INSEE : " Tableaux de l'Economie française 1999 - 2000", INSEE, Paris, 1999.

4. Rapport de Mission de M. Henri Guillaume : “ Technologie et Innovation”, Ministère de l’Economie, des Finances et de l’Industrie, Paris, 27/03/1998.
5. Jean-Marcel Jeanneney : *L’économie française depuis 1967*, Edition du Seuil, 1989.
6. Olivier de Cointet : “ La Croissance endogène : Interprétations et Actualité ”, 1997, <http://www.chez.com/bibelec/publications/eco/>
7. 周常生:“内生增长理论的生成机理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00年第3期。

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学院法语系
(责任编辑:王 战)